



199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N. Gordimer

短篇小說集 | 戈迪默

章祖德 选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戈迪默 短篇小说集

章祖德 选编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卢浩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南非】纳丁·戈迪默 著 章祖德选编
戈迪默短篇小说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875 插页4 字数209千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5366-2173-6/I·401

定价:4.2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了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共17篇。

戈迪默是近2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女作家和近5年获此殊荣的第三位非洲人。

戈迪默不但以长篇小说的创作而著称，她的短篇小说亦早已蜚声文坛，脍炙人口。这些“壮丽史诗般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本书中收入的这些作品多以南非社会为背景，刻画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尤其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安排的结尾出人意料。书中，她早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后期则采取被称作“预言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些小说在西欧、北美广为传播，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南非的多种文学奖。

本书中的《六尺土》、《不供发表》、《利文斯顿的伙伴们》、《仆人的足迹》、《跳跃》及其他短篇小说等等均系作家的代表作。

目

利文斯通的伙伴们·····	侯 萍译(1)
不供发表·····	祁阿红译(43)
仆人的足迹·····	古绪满译(64)
权宜之计·····	宋文伟译(89)
死亡和花朵的气息·····	章祖德译(104)
从前·····	葛志宏译(132)
父亲离家·····	柯 平译(139)
六尺土·····	张柏然译(150)
最后的吻·····	周 健译(165)

录

跳跃.....	李汝仪译(176)
魔法庇护的生命.....	邹惠玲译(194)
唉，我真苦命.....	丁 乐译(209)
客居他乡.....	顾爱彬译(219)
闯入者.....	王守仁译(243)
有人生来享受甜蜜欢乐.....	章祖德译(254)
乐事.....	魏向清译(274)
钓鱼的印度人.....	陆树明译(290)
编后记.....	(308)

利文斯通的伙伴们

侯 萍 译

那天下午，议院会议厅里，外交部长正在作关于总统出访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报告。“我想稍微用几分钟时间向诸位描述一下我们抵达机场时的情景”，他操着英语说道。当他把一叠讲话稿的最上面一页翻到最下面准备讲话时，坐在新闻记者席上的卡尔·丘奇，大腿肌肉一张一弛地抖动着，一副屈尊听命的架势。“总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简直难以形容。每个地方都有热情的群众，很多很多人。当总统把我们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放在第一位时，如果那些批评总统的方针政策，鼓吹新殖民主义的人们

——”

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一党制，因此议会中没有反对党的席位，而党内持不同政见的派系已一蹶不振，只是虚设而已。紧靠卡尔·丘奇背后的两排椅子上，坐满了总统的支持者，他们中间发出一阵表示鼓励的嘈杂声。

“...那些信口开河，说我们总统的政策与非洲统一组织不一致的人，可以看看总统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兄弟成员国中受到的欢迎是何等的热烈，他们在叫喊之前应该先考虑考虑。他们将会明白，违背常纲的是他们，不了解泛非问题的也是他们，想看着我们的庄稼烂在地里，我们的人民没有工作，我们的发展规划沦为全面停滞的还是他们”——赞同声大响，嘈杂声复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摆摆晃拳头的花架子”——那两排座位上坐得挨挨挤挤的听众兴高采烈地向前探着身子，一双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蹬踏在地面上响成一片——“他们象你我一样清楚，这样做是无法把我们国土以南国家中的非洲人民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外交部长成了众口称誉的中心。总统本人没有与会。有些议员望着大钟（美国参议院的赠礼），每过一分钟，那精美的铜指针便打嗝似地移动一格。议长头戴卷曲的长发发套，斜撑着靠在他那精致的高背椅子上。他的书记员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头戴耸得高高的白色发套，打着一枚天鹅绒蝴蝶结领结，穿着镶滚花边的衬衫，一身大不列颠人传下来的君权授职仪式上的服饰，活脱脱一个18世纪奴隶贩子客厅中忙活的非洲黑奴。

会议厅用当地产的木料镶嵌装饰而成，作用甚微的空调设备尚未能将木材的香味完全挥发干净。卡尔·丘奇之所以能继续呆下去，是因为那份凉爽和新木的余馨——而外交部

长的旅行见闻报告并没有多少可报导的价值。在外交部长和总统的一群捧场喝采者之间，陈词滥调的对话和胸音低浊的搭讪此起彼伏，喜笑颜开，肆无忌惮。“…可以向你们保证…绝对的信任取决于…”

突然，议长作出一个抱歉但坚毅的手势以引起外交部长的注意：“外交部长先生，如果合适的话，是否就到此休会？”

那群鼓吹手们快活地从会议厅里鱼贯而出。大臣腆着个啤酒肚子挪进了休息室。他那健美的非洲小腿肚套在廷臣穿的长袜中看起来很帅，鞋上的银扣子闪闪发亮。在阶梯上又有一位记者拦住了外交部长要求采访，但被他和颜悦色地婉言拒绝了，其说话的声音仍如适才在议会厅里一样洪亮，就好象扩音系统仍在工作似的。

卡尔·丘奇走出议会大厅，觉得自己象是在看日场电影时打了个盹似的，午后耀眼的日光直刺他的眼睛，右眼眶上好象隐隐痛了一下。他租用的汽车停在大楼背阴处——这是他设法照顾自己的一些小窍门儿：在炎热的国度里计算日头移动的时间。在寒冷的国家里确保旅馆床铺不潮湿。他驾着汽车一溜下坡驶到广播电台办事处，他供职的那家报社在那儿设有电传机。这幢未老先衰的大楼，已经使用了5年却还未完全竣工，并且日趋衰朽。走在里面，脚下坑坑洼洼的混凝土地面更使他感到信息的反馈也是缓慢的。他来这儿不过是顺便看看有没有发给他的电传；前天他发了一篇论述南省脱离主义者运动的长篇报导，这会儿说不定有非洲记者站发来的赞扬信哩。果然有他的东西：一百周年纪念日。皇家地理学会。派队勘查利文斯通。你很好地安排了复勘步骤。利文斯通的最后一次旅行表明应着重勘查湖区和内陆。3,000字

的特写，16日。谢谢。巴特拉姆。

他恨不得砰地撞开该死的巴特拉姆那扇该死的门，把他的利文斯通甩给他——话滑到嘴边，却又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歌，好吧。丘奇已经在那儿，他将带回人们所期待的结果。还记得他写的“孔雀王朝”那篇稿件吗？

歌，是的。他曾被派往伊朗参加国王的加冕典礼，他命中注定不得不写这类词藻华丽、令人啼笑皆非且又掐头去尾的杂闻。权作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他写过采访助理部长和政党首脑的报道，也写过驾着汽车以100公里的时速穿过灌木林，在树荫下看中国人规划的水稻田，看和平队管理的自助养猪场以及非官方的游击队为了收留来自邻国的政治避难者所设置的训练基地的报道。

他完全可以往伦敦挂个电话。然而，无线电电话传来的声音是何等的微弱、颤抖而又刺耳！或者他可以用电传发一个快件，看着早已在预料之中的疲乏、厌烦和恼怒在清洁的白纸上穿孔打出一个多米诺图案。

高度紧张的神经渐渐地松弛下来了。他满腹牢骚，心里直嘀咕：这些蠢货，甚至没有意识到“湖区和内陆”在边境那边！在邻国的土地上！连这也不知道。汽车呜呜响着又上了山（这辆车的分速器有毛病），驶向航空公司办事处。那儿到处都是死苍蝇，还有滑雪坡道招贴画。航空事务小姐端坐其间。第二天有一趟子爵号航班，再过一天是一趟当地的达科他航班，“我把您的名字登入申请人名单。您肯定上得了飞机。只要提前半小时到达机场就行。”

他比谁都先到机场。行李过磅处的那个黑人姑娘长得真标致；她操着一口略带口音的英语柔声说道，“看起来不错。您在名单上排在第一个，别担心，先生。”“我不担心，向您保证。”然而，现在这却变成了一种自尊心，就象在某些无所谓的比赛中试图获胜的心理一样——既然你已经千辛万苦地来到了机场，你就必须要能够乘上飞机才是。他望着旅客们拎着行李，有的悠闲自得，有的行色匆匆，依次出示机票——沾沾自喜的家伙。他不时地想吸引住那姑娘的眼神，从中看出事情进展如何。但她毫无表示。只有一次，她露出了空中小姐般甜美的微笑，这一定是她在为期6周的效率和礼仪课程中学到的。总体上说来，这个地区的非洲姑娘长得并不漂亮；不过，他看到的任何女人总比越南妇女要受看些。我们的特派记者追寻利文斯通的足迹，或是世界妇女的足迹。但是，即便在他的心目中，那样的优美词藻也都是杜撰出来的一幅他自夸自得的图画，坐在装有空调设备的酒吧里的外国记者卡尔·A·丘奇（当有人问他美式首字母代表什么时，他便胡诌说他曾对主教说过，“神啊，您的恩典”）。当他极其荒唐而又紧张不安地注视着过磅处来往的旅客时，他愧愧怍怍地感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平在慢慢地来回移动，调节着自身的估价。人正是依靠正确的自我估价才赖以生存下去。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五六年来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在非洲的一条大道上出现了许多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她和一个女伴正站在森林边缘，褐色的双乳闪着丝绸般的光泽，乳上印着日光留下的水印般的痕记。她身上裹着一条酱紫色的缠腰布。他一阵冲动，猛地刹住了车（那车的离合器坏了），拿出钱来给她，但却被她拒绝了。她为什么要拒绝呢？那个国

家的女人世世代代就象商品一样卖给白种男人。而她却拒绝给她的钱。为什么不拒绝呢？他承认，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女人，那些他深爱着的女人身上的时候，他的另一种情感——维护任何肤色或种族的个人权利的愿望——是经不起推敲的。

这时，一个金发女郎又出现在过磅处，这已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这当儿，过磅台后面的黑人姑娘身旁又来了一位身穿衬衫的航空公司官员。他们查阅了一下名单，而那个金发女郎则唠叨个没完。她终于转过身来，带着一副满腹冤屈要诉的庄重表情环顾着回声跌宕的候机大厅，然后走过来坐在了他那条凳子上。在她随身携带的累赘不堪的行李中有一张棕色纸包着的照片，纸张破损处露出了金边花体图案。她那戴满戒指的纤纤十指，犹如陈列在珠宝商店里的天鹅绒做的古埃及方尖碑。她外出旅行时，总喜欢把所有的首饰都戴上，她认为这是携带首饰最安全的方法。或许她腰间还缠着一个钱袋，装着她从上一任丈夫那里分得的钱财哩。卡尔·丘奇隐约记得以前曾在哪儿见过这种女人，尽管她只不过是一个幸运地在飞机上弄到了座位的旅客。噢，她是他的同龄人，原来如此。随着她肩头的摆动，那一头金色的齐肩卷发便散成一绺绺卷曲的细缕儿，涂得鲜红的大嘴，高跟鞋，一身少女打扮的印花沙滩装——他在战争期间休假时，常看见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都是这种打扮。然而，这种装束过时已有整整20年了。她朝他微笑着，洁白的牙齿依然很美。而她那双蓝眼睛却丑陋无比，整个是一个廉价瓷娃娃。她心里明白自己仍拥有线条优美的双腿，刚劲的脚踝全都有模有样的。她那光泽全无的头发乱糟糟地飘拂着。他温馨地回忆着逝去的岁

月，心中暗自说道：她那模样也太可怕了。

“我一大早赶到这儿晾着，这已是第二次了。”她颈上的项练晃来荡去，那副气恼的样子十分做作。“连续第二天了。我只祈求上帝这次能让我搭上飞机。”

他说道，“你去哪儿？”当然啰，实际上用不着他回答，他也知道。他又等了一会儿，然后不紧不慢地踉跄到过磅处。

“但愿我在名单上还是排在第一个吧？”——他低声问道。站在那个黑美人身旁的航空官员粗暴地答道，“只有那位夫人在你前面，先生。”他开始与那官员争辩起来。“我们也无能为力，先生。这是城里办事处对她的同情。”他只好愤愤地走回原处坐了下来。

她说，“你也搭乘同一架飞机吗？”

“是的。”他嘴上应着，却瞧也不瞧她一眼，心里想道，你这婊子。随着登机时间的临近，他满怀希望地看着过磅处，没再见有旅客过来。她翻来覆去地捣鼓她那乱七八糟的手提行李，却怎么也理不顺！为争一张机票，使他们感到了彼此存在带来的敌意。离登机时间还有两分钟了，那位航空小姐还是不想碰上他的眼光，但他却全然顾不得这些了，径直朝她走过去。她如释重负，愉快地说道，“看来你们两位谁也得不到位子了。所有乘客都来了。我们就要检票了。”

他和那位金发碧眼的太太被留在了后面。当乘客们一列纵队通过红色通道时，他们俩之间的敌对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顷刻化为乌有。他们立即交谈起来，抱怨航空公司的效率太低。

“想想看，他们盼我已经盼了好几天了，简直望眼欲穿。”她挑战似的快活得意。

“拖在这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一再向我保证说会有座位的，绝对没有问题。”

“是啊，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我的上帝，我要是那样经营我的旅馆的话，可就糟透了。还是想开点吧，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谢天谢地，我明天的机票总算没问题了。”

嗯，对了，得去问问明天的机票。他找了个借口从交谈中抽出身来找到机票预订服务台。还好，没费什么周折，他也到手一张明天的确认预订机票。乘上回城的公共汽车，她轻轻地拍拍身旁的座位，示意他坐下。旅途中通常有两种旅伴：一种人爱问别人，一种人爱谈自己。她咬着长长的烟嘴，说个不停。她引用了她前夫的话，又谈起了她的女儿，说她是‘一个十足的小妇人’，在寄宿学校读书，和她的新任丈夫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到生活嘛，她说你怎么编排就怎么过，她总是这样提醒她儿子。她还说，人们问她一个人在那种偏僻的地方，远离一切，在湖畔，怎么受得了，但她善丹青，且对内部装饰兴趣颇浓，她自己经营那方土地已经整整十载，做些女人力所能及的活儿。

“在湖畔？”

“高夫海湾旅馆。”从她那双蓝眼睛的凝视神情中，他看得出来那是一家很有名气的旅馆——他连这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

“告诉我，坟墓的确切地点在哪儿？利文斯通伙伴们的坟墓。”

那双眼睛依然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红红的嘴唇抿了抿，一脸漫不经心的平淡。“我的坟墓。在我的领地上。离旅馆两

分钟的路程。”

他不胜惊讶地低声说道，“我还以为在还要往北好远的地方呢。”

“那儿没有住吸血虫病，根本没那回事。”她补充道，显然是在辟谣。“可以在那儿滑水橇、叉鱼——人们过得惬意极了。”

“是吗？也许哪天我会去的。”

“我亲爱的，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让人失望过。我会尽量想办法为你安排一个床位的。”

第二天早晨，他走进候机大厅时，一眼就看见了她，她穿着一件背部袒露的大花裙装。“我们又来了”。——她不无讽刺地张了张鼻孔，撇了撇红唇。他呆板地回了她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当乘客们穿过跑道时，他有意离开她，落在后面。他坐在机尾的一个座位上，打开早上买的利文斯通的最后日志。出于使我们结为朋友的一致利益，也可以说是共同风险，我们来吊慰我们谦卑恭顺、吃苦耐劳的伙伴。书本摊在大腿上，一个半小时的飞行他睡了个全程。当年，利文斯通是步行走完这段路程的，走了10个月之久，凭借星座记录所在位置。他思忖着，这可以用来作为报道的导语。一觉醒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就象修面时看见的镜中那张老面孔一样。

这个国家的首都与他刚刚离开的那个国都几乎难以区别。只是新建的配有空调设备的国家银行和橡胶树使成排的印度店铺的景观略有变化。大街后面的一个土特产集市散发着干鱼的腥味。第二天，他租了一辆汽车，从旅馆酒吧招待

那儿借了一张地图，开始向“内陆”进发。凭他多年的经验，汽车和地图都是靠不住的。头天晚上，他原本只想查查日志中提到的几个地方以及看看指南，但一开了头便无法收住，一气读到半夜。跑了一个老婆，我问他有几个老婆；他告诉我一共有20个，尔后我觉得，他多娶了19个老婆。他老调重弹地告诉我，“如果我只有一个老婆，谁给陌生人做饭呢？”……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不得不向你转告一个悲痛的噩耗，你哥哥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与世长辞了……一切抢救措施，竟无一奏效。20号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还津津有味地喝了几次汤，饮了葡萄酒和水……一头雄狮怒吼起来。早晨，鱼鹰叫得既怪诞又神秘，用的是一副假嗓子，好象在呼唤远方的一位朋友……订了婚的男人们拒绝到马蒂帕家去，他们没脸去，……奇兰戈偷念珠受到公开处罚，挨了15鞭子；把他的负荷减到40磅……经过4小时的跋涉，我们看见了湖，看见了许多大象和其他猎物。

要是在秋季，在6千英里之外的伦敦家中读这日志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啊。一般情况下，一旦出了连接首都和其他3个小镇的公路，便触目皆是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而地名则是一个大综合商店，或一个非洲酒吧，或一个无人看管的手动加油泵站的名称。他还没有蠢到忘记带汽油的地步。他很在行地敲门叫醒了酒吧老板（他们白天也睡觉）。开启啤酒冰冻机与电唱机放音似乎是密不可分的——倘若不是联动动作的话，这便是一种好客的概念——当他在脏兮兮的走廊上端起啤酒杯时，非洲爵士乐一涌而起，慢板声、噼噼啪啪声、鼓点咚咚声，震耳欲聋。脏得象在尘土中扑楞的小鸡似的孩子们围了上来。他驱车离开时，音乐才放到一半便嘎然止住

了。

天刚过晌时他迷路了。肯定是地图上没有标明莫姆伯那个小点就是新莫姆伯，其方向与老莫姆伯完全相反，地点也截然不同。利文斯通曾在老莫姆伯安营扎寨，并与当地的一些头人交谈过，那些头人的后裔如今正活跃在他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出发来此之前，卡尔·丘奇就已决定，他所要做的就是租一辆汽车开到莫姆伯去，只花两天的功夫在那里寻访，然后以这次旅行为主题，就他所了解的情况撰写一篇稿子。——这个国家试图获得一个非洲社会主义的模式——报纸能得到的仅此而已，只有这些内容，当然还有乘飞机、租汽车和喝啤酒的报销单。（啤酒账单上字迹潦草地写着“午餐、杂项、小费，共计3.1英镑。”在巴特拉姆看来，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利文斯通希尔顿饭店呢。）但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到达莫姆伯，而且时间已过了下午3点，方向又错了时，他狂怒地一把打转车头，朝着他希望能是首都的方向驶去。他们将得到的一切只能是旅差报销单了。一路上，他逢人就停车问路，但是竟无一人会说英语。人们微笑着，打着各种各样的手势，滔滔不绝地为他这个外国人指点迷津。他十分羞愧地发现自己两次转回到同一个十字路口，看见同一个老头静静地坐在那儿，身边围着一群妇女，提溜着的鱼干宛如中国板鸭。他漫无目标地朝另一条路驶去，他心中没底而又憋气固执地开了一、二英里之后，心想是调头呢，还是继续往前开？这时，他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路标。这回可再不会是一颗枯树了。一个低垂的木箭头朝下指向一条岔道：高夫湾拉齐提小道。

湖。